



新界錦田樹屋（攝影）黎小燕

從樹屋想到「官逼民」

念慈

樹屋，是香港受保護的一個古蹟，位處新界錦田。一間原是石屋現僅剩下十多塊瓦片的破牆，被一棵細葉榕牢牢抓住，樹屋由此得名。

郊遊時看到樹屋，想古，也念今。

那樹，在香港幾乎舉目皆見，在很多的郊野公園，更受到當局悉心栽培。細葉榕的氣根比一般樹的根多得多也長得多，有些根一旦接觸地面，慢慢又會變成支幹。根與幹越長越多，越長越密，可以向上越伸越高，也可以向下在地底土壤裡越鑽越深。

細葉榕適合於炎熱潮濕地區生長，香港就是這種氣候，細葉榕在港開枝散葉也就自然而然。細葉榕的根分以下好幾種：普通根：藏於表土以下。地表根：於樹幹底部，在土壤表面縱橫交錯。氣根：從樹枝下側或主幹表面，狀似髮絲。連生根：原本是氣根，因接觸土壤後長粗及木質化成為管狀，部分覆蓋主幹或樹枝表面。根座：同樣由氣根接觸土壤後，長粗及木質化後形成，遠離主幹，成柱狀，支撐支幹。細葉榕有如此多的根根，橫七豎八，其中有抓住屋瓦的，也就不足為奇。只是，錦田的這一棵，背後就有一段故事，令人深思。

一般人認為，樹屋印證了一幕「官逼民」景象，是否如此？想來值得商榷。

話說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為防治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在台灣的鄭氏王朝，康熙便限令從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必須向內陸遷移五十里，香港大部分地區都受到波及。遷界令急速舉行，使沿海居民田園荒蕪，漁鹽業廢置。錦田這間石屋，就是在主人匆忙搬離下遺留下來的。

說「逼」，大概基於遷界令為皇帝急下的命令，也與兩個背景複雜的大官有關。康熙發出遷界令，乃聽了大臣施琅的建議，為防鄭成功後人在台灣勢力坐大之故。施琅之所以獻計，不無與鄭成功後人交惡想復仇有關。施琅原是鄭芝龍的部將，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隨鄭芝龍降清，不久重返鄭成功的抗清隊伍。鄭成功手下曾得罪過施琅，被施琅所殺，因而冒犯了鄭成功，後者誅殺施琅全家，施琅再降清。

遷界令具體由輔政大臣鰲拜執行。鰲拜乃清朝三代元勳，康熙早年的輔政大臣之一，前半生軍功赫赫，權傾朝野，結黨營私。鰲拜執行遷界令時，曾將沿岸房屋焚毀。鄭成功後人在台灣坐大，而且，當時沿海居民也非佔多數。從整體政治格局考慮，是及早收復台灣重要一些？還是不騷擾部分平民百姓任由祖國分裂重要一些？當然，實際執行起來，是否盡可能予受影響人民以方便，可以酌處。

今天，時代進展，開發土地很有必要，相關居民必然受到影響，需要遷離他居。世代祖居在此，縱使有屋契地契，也不能說該土地永遠屬於自己。從整體社會利益角度考慮，政府作出妥善賠償與安置，之外，原住民有不滿，有權訴諸法庭。如此，說「逼」，是不恰當且無理的。康熙當年的遷界令，與如今的土地開發，具體原因固然大有區別，但從大局出發，二者又是不約而同：為成就大我，犧牲小我總難避免，何況，獲得可觀賠償與安置，也不好說是「犧牲」吧，可能是損一得二或更多呢。

刀削麵申遺

遐邇

繼重慶火鍋、武漢熱乾麵申報國家級「非遺」後，最近，關於山西「刀削麵申遺」的討論話題在網上引發熱議。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工作委員會委員常嗣新指出，為避免商業炒作，相關部門對非遺審批越來越嚴格。非物質文化遺產需科學申報、科學審批、科學鑒定，「非遺」品牌申請成功後要科學運用。在筆者看來，即使沒有「刀削麵申遺」話題主持人關於山西刀削麵與武漢熱乾麵的PK，只要韓國泡菜能申遺，重慶火鍋、武漢熱乾麵能申遺，山西刀削麵就有足夠的理由申遺。而且不只是山西刀削麵，河南燴麵、雲

飲食男女

是依然，在堅持的代表。但更多的報刊已經悄然放棄了這片陣地。譬如說我家鄉的三家報紙。而《中國時報》也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報刊整頓中令人遺憾地悄然退出了。這些報紙的燈謎愛好者，同樣是為適應形勢。其最為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燈謎愛好者的急劇減少。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是像福建石獅、貴州大方、廣東汕頭這樣的燈謎之鄉，燈謎愛好者一青黃不接，總人口在減少，有什麼奇怪的？這裡的孩子儘管喜歡燈謎，但猜謎水平卻很一般，有什麼可以驚訝的？

因為這種一向是新宗教發祥的「寶地」，邪門歪道，屢見不鮮。有的明星信仰基督教科學派，因為覺得他們生活中各種問題可以藉此得到解決。而電影明星像湯告魯斯（Tom Cruise）、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的加入，更幫助教會操控民意，吸引信眾。但基督教科學派一直爭議不斷，常被圈外人目為「邪教」。神職人員被控詐騙信眾金錢，謊稱能治愈同性戀，而且教會對質疑者或「叛徒」的反擊極為殘殘。

宗教常以神話或奇跡為核心，沒有一個宗教能證明自己的故事是「全「真實」的。但萊特認為，這個教會的可憎之處是它大力宣揚自己是「科學」根基，實際上創始理論和使用的心理療法都是偽科學。宗教也能對人生產生正面的作用，讓人振作、堅強、善良。基督教科學派卻利用憲法的保護偽造歷史，宣揚謊言，侵犯人權。萊特反對的實際上是這個教派給信眾帶來的巨大危害，稱其為「信仰的牢獄」，在他看來是名副其實。

至於基督教科學派為什麼在荷里活「獨大」，作者說星信仰基督教科學派，因為覺得他們生活中各種問題可以藉此得到解決。而電影明星像湯告魯斯（Tom Cruise）、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的加入，更幫助教會操控民意，吸引信眾。但基督教科學派一直爭議不斷，常被圈外人目為「邪教」。神職人員被控詐騙信眾金錢，謊稱能治愈同性戀，而且教會對質疑者或「叛徒」的反擊極為殘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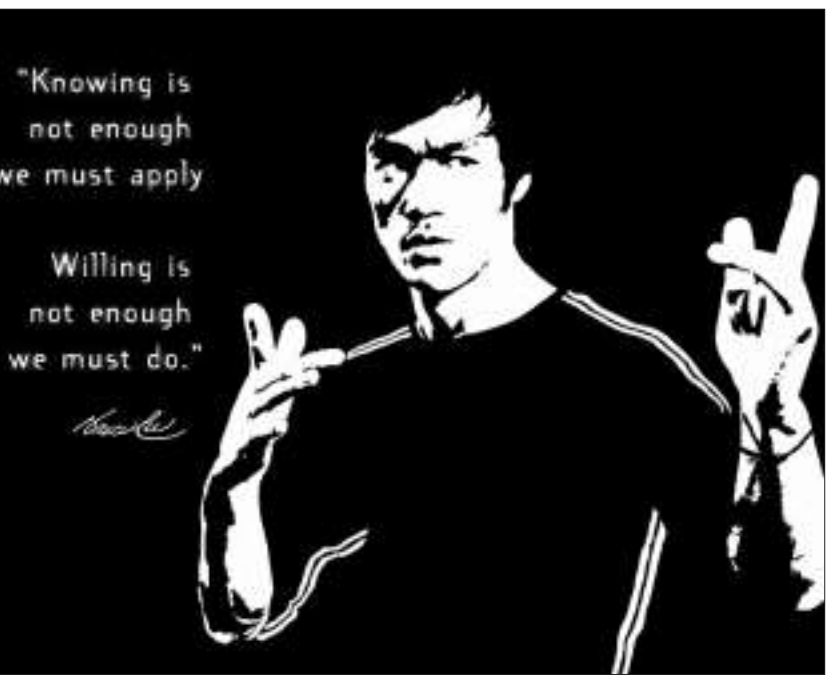
宗教常以神話或奇跡為核心，沒有一個宗教能證明自己的故事是「全「真實」的。但萊特認為，這個教會的可憎之處是它大力宣揚自己是「科學」根基，實際上創始理論和使用的心理療法都是偽科學。宗教也能對人生產生正面的作用，讓人振作、堅強、善良。基督教科學派卻利用憲法的保護偽造歷史，宣揚謊言，侵犯人權。萊特反對的實際上是這個教派給信眾帶來的巨大危害，稱其為「信仰的牢獄」，在他看來是名副其實。

據英國《衛報》報道，四十一年前，如日中天的武術大師和世界級影壇巨星李小龍猝死在其女友、影星丁佩家中，年僅三十三歲。李小龍的英年早逝引起了極大震動，其死因也成為一個難解之謎。

李小龍究竟因何而死？是什麼原因導致李小龍在一夜之間就離開人世，連搶救的機會都沒有呢？關於李小龍的死因，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版本的說法在流行着，有人說他是猝死，有人說他是病死，還有人覺得他是被別有用心之人謀殺、馬上風以及風水不好等之說，眾說紛紛、莫衷一是。

在李小龍逝世三十三年後，於二〇〇六年二月，美國醫學專家菲爾金斯聲稱解開他英年暴斃之謎。他指出，當年官方的死因報告認為李小龍死於藥物過敏導致的腦腫脹是錯誤的判斷，藥物過敏多會引起患者頸部腫脹，而不會引起大腦水腫；聲稱這位正當盛年的功夫巨星死因是缺乏睡眠及壓力太大誘發的「突發癲癇症」，這是一種一九九五年醫學界才發現的新症——癲癇猝死症（Sudden Unexpected Death in Epilepsy）。菲爾金斯認為：癲癇猝死症發作會出現癲癇徵狀，出現心律失常或呼吸困難，以致引發心臟或肺部停止運作，此病被醫學界認定後，成為那些年來一個熱門的醫學研究領域。

但是，美國醫學專家菲爾金斯這種癲癇猝死說法依然有幾個可疑點：



李小龍當年解答讀者的信（資料圖片）

一些部門積極申請非遺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刀削麵申遺是什麼情況呢？刀削麵雖然緣於山西，但是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該食品，既不會擔心該食品絕跡，也不用擔憂刀削麵所含文化的傳承問題。在筆者看來，山西刀削麵申遺，有文化傳承的意義，但謀取商業價值恐怕才是申遺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刀削麵欲申遺只是文化的燥熱，真正是商業的狂歡。雖然我們不能對「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一概否定，但是申遺的目的應該是對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如果把商業價值作為申遺的宗旨，那申遺還有什麼文化意義呢？面對層出不窮的美食申遺，為了避免商業炒作，相關部門對非遺的審批越來越嚴格，這是明智的抉擇。

或許是因為今天的孩子學習的壓力太大，或許是年輕人對於猜射燈謎的興趣發生了轉移，或許是外來文化的巨大衝擊和影響，總之，謎語的群眾基礎正在削弱。最為簡單和明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二三十年前，內地很多晚報乃至日報、電視報等都闢有專門刊登燈謎供讀者猜射娛樂的專欄，譬如《新民晚報》的「夜光杯」就有一「今宵燈謎」，《齊魯晚報》「青未了」一刊刊就有「今宵謎」，《瀋陽晚報》、《錢江晚報》等省級晚報也幾乎都有燈謎專欄。就我的家鄉南通來說，更是不僅《江海晚報》有燈謎專欄，就是《南通日報》、《南通廣播電台》也有燈謎專欄。

說到燈謎，假如你是資深謎友，你就該記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遼寧丹東曾經出過一份《中國謎報》——該刊同時也是全國性質的燈謎組織——中國燈謎協會的會刊。這份報紙不只刊登燈謎原創作品，而且刊發燈謎理論研究的文章，甚至於還推出了一個嶄新的謎種——含謎小說。我在該報上，發過多篇含謎小說，篇幅最長的一篇約四千多字，整整佔據了一個版面，題目是《暮然回首》。——它也是《中國謎報》刊出的篇幅最長的含謎小說。那可是燈謎最火

看央視《中國謎語大會》，十分感嘆。這是因為我過去曾經跟謎語走得最近，也因為今天的孩子對謎語的生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謎語」也稱「隱語」——一種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測的隱語，源自民間。像「天地」籠統，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打一物）——這樣的謎語相對簡單，只要能抓住事物的特徵就可以了，並且主要供兒童猜射，所以，也稱「兒童謎語」；而像「上不上，不上不下，不在下，且宜在下。（打一字）」這樣的謎語，猜射時之需要用到文字結構方面的知識，並且需要求異思維（別解），就比較複雜了，人們更習慣於將這類謎語稱之為「燈謎」。

但是，就央視《中國謎語大會》上所出的絕大多數謎語來說，無論是兒童謎語還是燈謎，都是比較簡單的。儘管簡單，但來自「燈謎之鄉」的福建石獅、貴州大方、廣東汕頭等地中學生的臨場表現還是難如人娛，讓人十分感嘆：今天的孩子會讀書，但還會娛樂、懂生活嗎？對我們的傳統文化又了解多少？須知，猜謎語或者說猜燈謎，那可是昔日老百姓最喜歡的娛樂活動之一呀！在古代，元宵節猜射燈謎那可是與吃元宵一樣重要的事情。

「紐約客」知名撰稿人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曾有關「最近他又發表新作《淨化》（Going Clear），專門研究引起廣泛爭議的基督教科學派（Scientology）。他採訪了二百多基督教徒或前教徒，又查檔調查多年，在本書中我們揭示了這個教派的緣起，他們力圖滲透美國政府的秘密行動，對批評者的殘殘，擁有巨大的財富，以及在創立者哈伯德（J. R. Hubbard）死後如何繼續發展，爭取成為合法教派的過程。這個教會目前在美國只有大約二萬五千名信徒，可是擁有十億流動資金，在世界各地有一千二百萬平方英尺的不動產。美國加州荷里活是它的大本營，教會在此擁有一千二百萬平方英尺的不動產。信徒分為階級森嚴的三個層次。大多數人是最低層的普通信徒，他們在土地或商店被教會中人招徠，被許諾這個教會可以解決他們人生中的所有問題。第二層是一小部分荷里活明星和其他著名人物，他們的加入極大地染了教會的「神奇」力量。第三層，也是最高層，就是教會的神職人員，大約有三千到五千人，集中在洛杉磯和佛羅里達。他們中很多人從小加入教會，簽訂為期「十億年」的服務合同，為教會犧牲了教育、財富和其他機會。

歸根結底，作者在本書中探討的是宗教信仰對我們生活的巨大影響。基督教科學派為什麼如此吸引人？為什麼看來理性的人會相信外人眼裡匪夷所思的教義？為什麼知名公衆人物會願意加入這樣一個老是製造「公關危機」的教派？萊特指出，基督教科學派信徒很少有神職人員承諾依經歷，他們通常都是在神職人員承諾他們更大的權力和權威以後，逐漸放棄自己的個人意願，慢慢接受從前看來荒唐不經的理念的。

科幻小說作家哈伯德一九三八年看牙醫時接受笑氣麻醉，在似夢似醒的狀態下覺得自己領悟了宇宙的奧秘。之後，他著書立說，認為人腦分成兩部分：一、觀察、分析、理性的有意識部分以及儲藏我們噩夢、不安全感和恐懼的無意識部分。他宣稱，只要按照他創立的一系列心理診療方法做，人們就能徹底消除讓他們痛苦的部分，甚至消除「前世的罪孽」，「淨化」自己的靈魂。接著，他在美國各地建立學校，訓練專業人員，吸引大量資金，最終在一九五三年創立基督教科學派，成為開山祖師。

中，因為此時副交感神經張力增高；

六、布魯格達氏綜合症病人平常體檢時心臟結構、心電圖均可完全正常，因為其特徵性心電圖的表現是間斷的、間歇性和多變性；

七、其好友丁佩在晚年對記者採訪時回憶，那天晚七點前後，李小龍說他有點不舒服、頭痛，丁佩就讓李小龍服了一顆甲丙氧酯片止痛藥，並帶李小龍去她的臥室的床上睡下，睡得很沉，平靜地睡着就再也沒醒來……描述的情景與布魯格達氏綜合症的推測相一致。

八、與當年官方公布李小龍屍檢報告相符合（官方公布驗屍報告中顯示：在李小龍體內發現的微量大麻，法醫部的林醫生和負責剖驗屍體的伊利沙伯醫院病理學家黎史特醫生都表示：這點分量的大麻不可能是誘發李小龍猝死的的主因；李小龍頭部沒有發現傷痕，既沒有出現腦出血，其腦血管也無梗塞之虞，身體的其他器官也都很正常，唯獨腦部有中度腫脹）；因為布魯格達氏綜合症一旦發生致死性的心律失常而致猝死後，屍檢時因為肝、腎臟等器官對缺氧較為耐受等原因可無明顯組織細胞缺氧的病理改變，而心臟致死性的心律失常發生迅速停跳，也可無明顯心肌組織細胞缺氧的病理改變；但是，腦組織因對缺氧極為敏感，當心臟迅速停跳而使大腦驟然失去供血，會引起腦細胞代謝障礙而發生腦組織水腫、腫脹。

由此可見，李小龍真正的死因應是一九九六年才被醫學界發現的布魯格達氏綜合症，一種東南亞國家高發的、可無任何異常的、心臟猝死的疾病。目前尚沒有很好的藥物來預防或治療布魯格達氏綜合症，但可在心臟內植入埋藏式心臟自動除顫器（ICD）來防治這種心臟致死性的心律失常而引起的猝死。

李小龍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敬業和勤奮，他的武術和武術精神永遠流在億萬影迷的心裡，成為一個不死的傳奇。

居港雜感

陳哲

如果你是一個去過香港的內地人，回到大陸之後難免被人問及這樣一個問題：「香港和大陸有什麼不同」，而答案也難逃自由、多元、現代化、人口密度等等關鍵詞。誠然，比較似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然而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對於大陸的見解我們似乎仍停留在一些不甚愉快的摩擦與矛盾的事件中，直至近日一次課堂上我才聽到佔有班級大多數的香港同學對中國內地社會的整體看法。

那是一門關於中國新聞報道的課程，導師是一名資深的駐內地香港記者。第一堂課他讓每一個同學談一談自己對中國社會的印象看法，同學們逐一發言。全班二十餘人，都是新聞系的學生，絕大多數是香港同學，他們對時事事件不乏見地，而答案有着高度的重合——「大陸近幾年經濟發展迅速，國際地位也提高很多，但是體制卻不夠民主，不夠法制，那麼多的貪污腐敗，而且當我回內地的時候，我總會想一個吃每餐飯都要擔憂害怕的地方是怎樣一個國度。過去我對這些問題感到可恨愧疚，而今我仍以中國人自居，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悲，是一種矛盾的情感。」

我會預期真實的香港同學對內地會有這或那的負面看法，但當真正聽到一句句相似的答案一個接一個擲地有聲地拋出時，伴隨他們堅定的語氣，那種根深蒂固的負面印象依舊讓我難免驚訝。當然他們中有一個女生卻表達出很積極的情感：「大陸社會其實真的很溫暖，我去北京旅遊的時候很多人問我要不要幫我拖行李，問我住哪可以帶我去。」而她得到的回應是身邊同學關於路人行為其實是出於惡意的揣測和與之相伴的一串笑聲。這是筆者第一次聽到那麼多香港人對於內地社會的整體看法，這無關內地人，無關素質抑或偏見，而是發自內心的對這個國家、社會、體制的看法和情感。

筆者承認，他們的見地不無道理，相當部分也有根有據，然而我卻始終認為其中有一種東西少得可憐，這種東西叫做希望。從他們的看法中我聽到充盈的擔憂與不滿，卻鮮見改變的動力和積極的期盼。中國是一個太過龐大的國度，龐大到你身居其中也難以參透看透，這便意味着你哪怕你是上帝對其日下俯視仍不足以對其作下定論，定要微服私訪到那江水河山走一遭才能避免管中窺豹一葉障目。因此我理解在一個相對成熟民主的社會生活中居民對一個新興發展中社會自上而下的評論和批判，然而沉浸在已有的成見和每日傳媒的負面報道中我們便會在失望的循環裡越陷越深，從而欠缺了最基本且必須的陽光與希望。一如黑格爾所言，「在純粹光明就像在純粹黑暗中的一樣，看不見什麼東西」，當是此理。誠然筆者在內地近二十年的生活經歷順風順水，但依舊無礙我作出自認理性的評判，畢竟這個國家的發展無法建立在同情抑或憐憫之上，其前路更無法由不滿和冷眼鋪就。

距那次課堂已過去好幾天了，聽完友人們的回答，我仍堅持我當時的回答：「中國是一個新舊交替、轉型中的社會，其中暴露出不少問題，但也試圖從保守中作出改革和創新，而我依舊對她抱有期望，較好的期望。」